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三種

波蘭文學一

上海商務印書館

波蘭文學的特性

日本 千葉龜雄 著

海鏡譯

一

『波蘭精神，在蘭代未曾有的藝術家的一人中，見出了他最深奧的表現，——這個人就是佛列德利克·蕭潘（Frédéric Chopin）——這句話是被人視為現代波蘭文壇上之巨星的斯塔斯勞·布什比綏斯奇（Stanislaw Przybyszewski）所著蕭潘裏面的頭一句話。

『韻調是造就一切國民精神的要素，作其基調，并執行其最初統一之職務的東西。在波蘭國民底精神裏面受了調節的這個韻調，這不是偶然發生的，——這是波蘭國民底血底音樂。這是波蘭國民底氣息，這是波蘭國民流注於那廣漠

無涯，岑寂無聲的平原的眼神底音質。這就是別國民底國語所沒有的，聲音自身作出的波蘭國民喉頭的有機的特性自身。這是波蘭底長江奔騰激成的音樂。這是波蘭底湖沼波浪彈出的韻律。這是以淒愴的執拗，撲打淋溼窗子的。秋雨底單調的聖神歌詠。『蕭潘底靈魂，就是把全波蘭國民底靈魂，用堅固聖禮底盟誓，使之永遠不匱地結合起來了的靈魂。』

用一切華美的詞藻，一切微妙音樂的韻律和崇高的敬虔，讚美故國樂聖蕭潘的布什比綏斯基底這個長論文，其特點不但把蕭潘自身底特殊性從別的一切音樂家劃分出來了。這蕭潘頌自身就已經是波蘭文學優秀的表現之一，又是波蘭精神優秀的發露自身。尤不止此，我們又應該注意這蕭潘頌是把蕭潘其人浮現到波蘭現代藝術界上面了，暗示了一般波蘭現代文學底特殊性。

英國海洋小說的作家康拉特 (Joseph Conrad) 生在波蘭，這不是他產生了一篇兩篇海洋小說的原因，却是他在從東眼 (Under the Eastern Eye) 引起人興味的原因。和俄國作家所造成的空氣沒有多大差別的奇異的俄國革命家底一種生活，很濃厚地顯露在這從東眼裏面。他最近的作品拯救 (Rescue) 裏面彷彿是描寫得有西班牙底革命家；其所反映的俄羅斯和西班牙底國民性，適成極端光明和黑暗的對角線。我讀康拉特底回想記受了感動的一節，就是革命家的他底父親把世界地圖給與少年的康拉特，叫他每天用紅的點線點描的一段逸話。舊帝國俄羅斯在他父子，是不共戴天的祖國底仇敵。

歐洲大戰告終之後，做獨立波蘭第一次大總統的，是世界的音樂家伯特列斯奇，這不足以令人想起蕭潘底故鄉麼！說到蕭潘，我又想起西班牙底伊本訥茲 (Vicente Blasco Ibañez) 把這年青的樂聖蕭潘和法國文壇底自由兒喬治

桑德 (George Sand) 中間的美的戀愛生活，作幼年時代的回想描寫在死者底主權 (The Dead Command) 裏面。他們兩人在綽號『幸福島』的馬覺爾加 (Majorca) 孤島，所營寂寞而又純潔的戀愛生活，在伊本訥茲 年幼的印象裏面，映得像南歐海洋底眼睛 似的清聖而且美麗。

三

波蘭文學 的人，大約總會記到已故的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罷。匈牙利 有育珂摩耳 (Jókai Mór) 法蘭西 有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波蘭 有顯克微支：這三人我以為就是近代歐洲文壇 所產三位偉大的歷史小說家。但這三人中以顯克微支 爲最優，育珂 很有不及；仲馬 固然是因爲時代不同沒有近代的精神，育珂 也毫沒有近代精神底氣味。顯克微支 第一因爲是波蘭 的，就優過他們。他底漩渦 (The Whirlpool) 怎樣解釋了波蘭底土地問題？他唯一的傑作

無偏見 (Without Dogma) 怎樣吸收了近代精神，加了微妙的分解這些自然都是很重大的問題，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將現存諸作家所代表的現代波蘭藝術底思想拿來檢點一番了。

四

在我所曉得的範圍內，可以認為現代的波蘭代表作家的，有七人：就是農夫（譯文見本叢刊上一冊）的作者戈木列支奇 (W. Gomułicki) 古埃及底傳說（見本冊）及回波作者蒲列斯奧·普洛斯 (Bolesław Prus) 蕭潘作者斯坦斯勞·布什比綏斯奇，在羅茲古市和審判（見本叢刊上一冊）作者萊芒脫 (W. St. Reymont) 黃昏，誘惑，強的性底作者斯特梵·什朗斯奇 (Stefan Żeromski) 馬謝茲斯拉爾（見本冊，改名猶太人）兩個祈禱者的作者亞當·式曼斯奇 (Adam Szymanowski) 和秋天對神的犧牲恰克切底作者息洛綏夫斯奇 (Wacław)

Sieroszewski) 凡七家。

『人底靈魂是常隨本能底刺戟，和一時社會政治底狀態招出的衝動而動的，所以總不免要走到虛無和罪惡；唯有豐富美麗的自然，纔能使人類有生存底價值，有制禦道德底靡爛所產出的性慾本能底力量。』這就是什朗斯奇底哲學。所以他底作品，都染着絕望的厭世觀，和對於熱情的歡喜與對於自然繪畫般的描寫底對照這兩種色彩。

他底誘惑便是表現出這種特性底一部份的。

有一位伯爵夫人底兒子，從幼時就喜好祈禱。到了青年時代就進了一個神學校，成了一個很好僧人，住到一個寺院裏。他不喜歡接觸塵世；偶或看見了村中少女們底影子，就像看見了不可看的東西一般地作起祈禱來。每天清早，他便起牀出家去，到原野巡行。他覺得『在曠野，人更能密切地同創世主接觸；更能明顯

地遇見法悅底幻景。

五

有一天早晨，『曙光已經將薔薇色的光彩，染了地平線了。彼底出來正如電光底暴發，將懶懶地躺在樹林上的雲底裂縫和曲折，都照得通明了……他覺得他底靈魂似乎已從地上飛去，直到神底座前了。在這一瞬間，他眼上的翳障脫落了，他正在注視永久底風姿了。』

但這清淨的冥想，忽被年青壯健的青年的幾乎震破朝露一般的歌聲驚碎了。又看見一個美麗的鐘草少女，背着一捆雜草走近那青年了。彷彿是互相戀愛的這一對青年男女，親親熱熱地對話起來了。不久，這一對青年男女，並着肩，合唱着戀愛的俗歌，拂着黑麥底葉子，漸漸走遠去了。

『庭園裏有一株櫻桃樹，』

這果園裏是有兩株；

我愛你，翰奴斯（Hanus），

從你還小的時候，除了你再沒有別的人。」

兩個歌聲或高或低地清涼涼地相交錯；這清晨的樹林也像調和的絃索，合着兩人底歌聲，全都顫動起來了。『青年僧合着的眼臉底下，流出眼淚，抖抖地握着緊了兩手。他所未會知道的言語，所謂愛底希望和欲求的言語，不自覺地湧到他口邊來了……一種未知的力，說不出的甜美，不能驅逐又不能降伏的力，在他底心中覺醒，挽了他遠遠地到空間去了。他底靈魂捨去了他底鐐銬，自由地衝決出去，正如小馬開始狂奔了。』

六

讀了波蘭一切作家底作品，所無例外感覺的，就是他們這國民無論甚麼時

候，無論立在甚麼現象面前，總不忘記大自然的這一點，他們無論甚麼時候都是要受自然底魅氣懷抱的。他們這樣，好像不只是先天的傾向，好像先天後天都是受了這種運命的國民。所以他們描寫自然，非常複雜，非常多角，非常豐富，律調非常之高而又非常整齊；有一種非常大的魅力使無論甚麼讀者都不能不沉沒在這自然裏面去。

息洛綏夫斯奇底秋天也是如此。這個作品是以殖民地月夜底自然和太古的傳說爲題材，描寫質朴的原始的人民底生活的。作者微白柔和的氣分沈沈地浸在穩和的精練的語辭中，自然的諧和美深深地照耀在讀者底胸中。

他所創出的藝術，是飽和了自然底光彩，色彩空氣等等的藝術，是有波蘭藝術之豐滿的特別特徵的藝術。他底藝術雖不能說是萬國無雙，却可說是極稀少的之一。

息洛綏夫斯奇在藝術上是創造的新人，在政治上又是流謫者。他曾在西伯利亞度過十五年的罪人生活。亞當·式曼斯奇也是同樣的流謫者。他們都是在他們長期的流謫生活中，借當地部落民人生的研究慰藉痛苦的。式曼斯奇猶太人一段話，是在寒暑表零下三十度的西伯利亞殖民地，把一個名叫排爾諦伽的男子埋在『半凍地下』的哀話；這作品又是把一個忘不了故鄉的猶太人底話作了插話的。作者自身底絕望的厭世觀，和對於自然的銳敏的感覺，都交織在特別美的散文詩裏面。

七

馬謝茲也是描寫雅庫次克（Yakutsk）地方列那河（Lena），近傍的一個街的小說。這小說底形式是把那質朴的、慄悍的馬謝茲——人稱為狼的種族裏面的一人——底羅曼的半生作為作者聽見。愛妻底兄在作德國底爪牙，害祖國；

人都以爲他也是同黨，都不肯理他。他這波蘭魂非常堅固的心直的頑梗人馬謝茲，就忍不住，刺殺了舅兄和別一個惡漢。『人都問我（馬謝茲）：「你爲甚麼作了這樣暴戾的事？」我把一切理由說明了，人都不問甚麼了。但我就要一生受罰了。』

『我（息洛綏夫斯奇）凝視了馬謝茲。他底臉色比他對面的白壁還要白，像屍骸一樣青。他並沒有動手，手指卻痙攣地顫動了。』

『我使他想起了過去，再經歷了一遍那可怕的光景；我非常過意不去。我又一面自責我底輕薄，又凝視了他底眼睛。但這回我却驚得臉都青了。他底眼睛像泉一般清得發光，像嬰兒底瞳仁一般清靜天真。』

『北風在外面捲着飛雪狂奔。我走着冷靜荒涼的街，回到列那河堤上自己獨居的寂寞的住處；這時我不知起了幾次可怕的感覺。我到了住處之後，這可怕

的感覺還是一夜不消……受狂風鼓盪的奈卡河底浪聲總離不了我底耳邊。雜在這騷聲裏面斷斷續續的一個號聲彷彿是說：「啊！至上空中的至尊！恕我！」

八

這種技巧，或許有人要說彼是舊的傾向。但在波蘭文學卻完全是必然的，又是本質的。如果能夠在便宜上把一國民底藝術本質分起類來，可以說通波蘭文學所有的藝術特性不是理性和思想的藝術，多是情感的藝術，情感的世界。我想這豈不是歷史賦與波蘭國民性的副性，不知不覺成了本質的屬性的麼。這不是波蘭要逃脫俄羅斯和德意志殘暴的壓迫，要求自由的煩悶麼，不是因為這自由得不到，就養成了極端焦急的反抗性，慄悍性，和多感性麼。波蘭文學中，多是描寫這反抗性和慄悍性底發露的。

在原始上，他們原來就是感情的國民。他們那富於浸潤性和感受性的本質，

像吸水紙吸取墨水一般，銳敏地吸收了那散布着特別豐富的祖國底自然美，也是當然的事。但嚴寒北地底大自然，一方面又使他們對於自然得到了無限的恐怖和忍從。由這印象發生出來的效果很容易看出；他們對於慘澹的現實生活絕望的一刹那，他們總是像嬰兒手抱母乳一般回到親愛的大自然底懷中。

但一方面又有他們不能理解的神祕的嚴肅的自然，他們對於這種自然的恐怖，就變成了迷信，又成了傳說。況且他們從屬國的歷史，又把他們國民驅到可憐程度的無智的境遇了。息洛綏夫斯奇在他恰克切底末段，描寫一團傳道師，在加克·隆敦 (Jack London) 作品裏面所描寫的那樣極地底寒地，行走那無人的雪野的情景。這雪野底巖和巖底裂縫中間，有一個可怕的面孔在瞧人，於是這一團傳道師就口裏叫着『啊！可怕的巖精！』手裏畫十字。

九

像這樣，自然在波蘭國民，不是像在別的國民作人類之對象的自然，乃是浸入了他們人生裏面，化爲人生的自然。所以區別了自然和人生的藝術就無從發生。

波蘭藝術又是情感的文學，他們對於事物雖作綜合的觀察，卻不作分解的觀察。他們不表示事物，不耽溺於嚴肅的現實觀；他們却浸潤着夢幻的美麗的羅曼的傾向，對於人生易於作概念的觀察。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波蘭文學和——那浸潤着他那隣國他那主權國的俄羅斯、德意志的——近代精神底苦悶沒有接觸。所以波蘭文學沒有哲學，沒有深刻的性格描寫；都是類型的外貌的。他們底情感是沒有受過理知底洗練的；情感也就略乎是粗雜的，間斷的，缺少省察，少有深味和思想。雖有微妙的心理描寫，但很少創造個性的特殊問題以及思想的悲劇。他們底傾向，比之 *A Life* (個人)，多偏在一般的 *Human being* (人類)。

要勉強點說，上述許多作品中，那以廠東和職工間的葛藤爲材料的普洛斯底回波，和以一個個人主義者底轉機爲材料的什朗斯奇底強的性，或者可以說是得了近代的暗示的作品。但他們在這些作品裏面要對我們說的是甚麼？人生底正不正究竟都是回波都是因果報應；爲滿足自己官能底情欲而剝削勞動者底勞力，增加了自己財富的廠東父子底運命怎樣了？浪費之子因決鬪死了。貪婪之父因勞動者底反叛，焚燬了自己和一切財產，自滅了。把皮酒瓶底塞子投到靜止的池面了，波紋就或大或小地非傳到岸邊不止。有一天親友的牧師吃着皮酒對於廠東的父所給的一生的教訓，不就是這回波麼？

懷着大志，隱在冷靜荒涼的村鎮上的醫生奧巴列奇，因爲是很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和鎮上的無論甚人都不能投合。他很不能忍受那鎮上潮溼陰鬱的空氣。

有一天因受病人底請，經過幾里路的雪地，走到一個住着一個老媽的不成樣的鄉下小學校了。所謂病人就是那小學校底女教習，是從前拒絕了他底愛的婦人。現在伊患了瘟熱病，因大熱暈得連他底面孔都看不清白地死了。強的那個女性。達爾文主義使徒的那個女子，只因爲心太頑強，就不能不在這樣荒涼的教室裏面拋棄伊青春的生命。自此以後奧巴列奇就像變了人的一樣成了一個受人歡喜的好醫生，錢也賺了，醫術也流行起來了。這就是強的性底教訓。

一一

波蘭文學裏面所描寫的人物或主人翁都是陰暗悲觀的，都是絕望呻吟的一類東西。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兩方面都廣大地彌滿着受虐待的亡國民底慘狀。什朗斯奇底黃昏是描寫波蘭底農夫漸漸受地主虐待的情形的。短工的跋來克·葛巴拉 (Walek Gibala) 夫婦受貪婪的雇主底播弄，每天不能不爲極少的